

大屠杀幸存者后代

1959年,埃塞尔出生在地中海东岸的雅法古城,父母都是二战纳粹“死亡集中营”里的犹太幸存者。在“犹太人必须自己保卫自己”的思想感召下,埃塞尔从小就加入少年军事组织,1977年加入以色列国防军,1979年从航空学院毕业,成为以色列空军的一员。当时,他在西奈半岛的埃齐翁基地服役,驾驶美制A-4“天鹰”攻击机。实际上,埃齐翁本是埃及领土,1967年以色列靠闪电战侵占此地后,便将其改造成空军基地,由于埃以签署和平协议,1982年,以色列将包括埃齐翁基地在内的西奈半岛还给埃及。

从埃齐翁撤出后,埃塞尔随部队转到利蒙基地驻扎。1982年6月,以色列发起入侵黎巴嫩的战争,埃塞尔所在的攻击机中队参加代号为“鼯鼠蟋蟀-19”的行动,猛烈轰炸贝卡谷地里的叙利亚防空部队,保证以军掌握战区的制空权。整个黎巴嫩战争中,尽管以空军击落叙军80余架飞机,但也付出16架飞机被击落的代价,像埃塞尔的同伴所驾驶的一架A-4飞机就被叙军发射的“黄蜂-ASK”导弹击落。

黎巴嫩战争结束后,拥有实战经验的埃塞尔回到母校航空学院担任教官,培养了大批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都非常扎实的年轻飞行员。随着以军装备更多美式先进战斗机,20世纪80年代末,埃塞尔被调到拉马特·戴维基地,接受F-16战斗机的驾驶训练,再度成为一名战机飞行员。由于飞行基础打得很牢,他不仅能熟练驾驶F-16,连更复杂的F-15战斗机也能操作自如。1993年,埃塞尔来到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出任第201中队中队长。1996年,他领导该中队参加“愤怒葡萄”行动,对得到叙利亚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实施空袭。战后,埃塞尔因功升任以空军作战局长。

大战真主党

1999年夏,埃塞尔调任拉蒙基地司令。12月16日,以空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要从拉蒙转场到别处,埃塞尔误把该机当成非武装直升机,没有实施例行武器检查,导致一枚机载“地狱火”导弹意外发射。为表示对事故负责,他向出事机组道歉,还主动在自己的档案里加入处分书,以示警醒。不过,这起事故未对埃塞尔的军旅生涯造成负面影响,不久后,他被调到

近段时间,叙利亚形势出现新的变化:无论俄罗斯、伊朗、黎巴嫩真主党支持的叙政府军,还是西方支持的叙反对派武装,都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的“老巢”拉卡发起进攻。为保证“一击成功”,叙政府军邀请真主党出动精锐部队助战。与此同时,对叙冲突保持警惕的以色列却通过各种渠道发出警告,一旦叙军在反恐过程中“故意”向真主党转移“致命武器”,以军可是“不饶人”的。事实上,叙利亚已多次遭到以军战机打击,而这些空袭行动的指挥官就是以空军司令埃米尔·埃塞尔少将。



埃米尔·埃塞尔少将

别的基地当司令。2003年9月,以色列国防部授予埃塞尔一项特殊的任务:由他率领一支以空军编队(包括三架F-15I战斗机)前往波兰,参加纪念解放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的活动。仪式当天,三架以机掠过集中营上空,埃塞尔通过机载电台发出激动的话语:“我们是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我们在昔日恐怖的集中营上空飞行,悼念几百万死难者,向他们的勇气致敬。我们承诺,竭尽全力保护犹太民族和以色列。以色列空军是犹太民族最有力的保护力量,没有比我们更想保护以色列的力量了。”

2004年,埃塞尔晋升准将,担任以空军作战司令,指挥所有作战飞机。2006年1月,埃塞尔出任以空军参谋长,亲自指挥了2006年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此次战争中,以空军累计执行11897次作战任务,摧毁了真主党

设在黎巴嫩南部的大部分火箭炮阵地和防御工事,不过由于以军地面作战不力,战争没能按照以色列期望的方式结束。战后,以军展开改革讨论,埃塞尔强烈要求空军和陆军必须进行空地一体战,必须强化空地联合作战训练,这些主张都落实到改革措施中。

2008年3月27日,埃塞尔晋升少将,接替伊杜·尼胡施坦(他转任空军司令)出任以色列国防军计划局长。2012年5月10日,埃塞尔被以色列政府任命为新的空军司令,而他要接替的正是老上级尼胡施坦。

警告对手别碰“红线”

埃塞尔主持以空军工作之际,正逢中东局势大乱,尤其邻国叙利亚陷入内战状态,叙总统巴沙尔为了抵抗反对派和极端组织的进攻,邀请伊朗革命卫队、黎巴嫩真主党助战,甚至不惜向两者转让尖端武器。众所周知,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最亲密的伙伴,一向能优先获得俄制武器,这些“资产”同样为伊朗和真主党所青睐。对以色列而言,如果这些武器落入伊朗和真主党之手,那无疑是“心腹大患”。

埃塞尔把“保证以色列安全”视为底线,命令部队严密监视革命卫队、真主党在叙境内的动向。以色列政府也通过第三方渠道,警告叙利亚不要随便向革命卫队和真主党“开放军火库”。2013年1月30日,以色列战机侵入叙利亚领空,空袭大马士革附近一个科研中心,理由是该中心存放着即将转让真主党的弹道导弹。2015年,以军空袭叙利亚的次数进一步增加,打击范围从叙黎边境的卡拉蒙山区一直延伸到大马士革机场,造成大批叙利亚军人和真主党成员伤亡。

虽然空袭屡屡成功,但埃塞尔深知仅凭“大棒”不足以阻止威胁扩散,他曾对记者表示:“如何向真主党、叙利亚发出准确而有效的信号,将危机控制在萌芽状态,是我一直研究的课题。我们要灵活调整策略,‘大棒’与‘胡萝卜’兼而有之,一旦决定采用‘外科手术式’打击,就必须精确有效。”埃塞尔还通过以空军的推特账号,向真主党以及叙利亚政府喊话,强调以色列不会容忍叙政府军向真主党转运致命武器,或者允许真主党利用叙领土对以色列发动“混合战争”。 谭正平



环球军情

美国军援叙利亚反对派却遭遇盟友私下“揩油”

美国政府调查发现,过去相当长时间内,美国援助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武器装备,在经过约旦中转时遭遇“黑手”,一些武器被约旦情报人员窃走,然后流入黑市。尽管是盟友,但美国还是向约旦提出抗议,约旦已采取措施,对美国军援武器实施特殊管理,堵住流失的漏洞。据悉,美国援助叙反对派的主要是轻武器,但叙反对派更希望得到美制陶式反坦克导弹。由于叙反对派同极端组织“支持阵线”关系暧昧,美国在提供陶式导弹时,总有些“举棋不定”,生怕“落入贼手”。

俄加紧更新空降兵装备强化远程独立作战能力

俄罗斯《观点报》报道,为了应对周边紧张局势,俄国防部计划将空降兵的现代化装备比例从2016年初的41%提升至2020年的70%,目前该兵种正在列装“武士”先进士兵组件、改进型火炮以及新型狙击步枪等。目前,驻西部军区的俄空降兵已获得120毫米“扎乌列茨-D”空降自行火炮,该炮采用与BMD-4M空降战车相同的底盘。另外,俄罗斯还推出基于BMD-4M战车底盘的世界上首套空降机动防空系统,它能够提升俄空降兵在敌人纵深进行独立作战的能力。

乌克兰海军欲重振旗鼓人员与装备缺口难填补

乌克兰“112电视台”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提出海军复兴计划,力争在未来五年内拥有一支能在黑海和亚速海方向遂行任务的中等规模舰队。该计划强调重振乌克兰军工业,使其能够自主建造新型舰艇,其中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是重点发展对象,它将在五年内具备建造4000吨级以上护卫舰的能力。不过,受2014年克里米亚分离事件的影响,乌海军“失血”严重,大批人员和装备投奔俄罗斯,目前乌海军仅有一艘护卫舰处于全时战备状态,乌海军中只有13人具备该舰的指挥官资质,“人才断档”现象严重。

军情分析

6月以来,伊拉克政府军在收复西部重镇费卢杰的战斗中取得巨大战果,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的占领区受到持续压缩。但美国《军事时报》称,得到美国武装和训练的伊军未必能胜任国内平叛作战。曾为伊军工作过的美军退役中将军米克·贝德纳雷克干脆表示,尽管5000名美国军事教官仍呆在伊拉克,但他们无法培训出一支“能够彻底制服IS”的职业化部队。

美伊军人存在隔阂

2014年,伊拉克发生政府军被IS打得措手不及、连武器都没拿出来便仓皇溃逃的情况,俄塔社嘲笑称:“美国花了260亿美元训练出来的伊拉克军队,面对IS突袭时却束手无策。”面对这一事实,美国政府无奈地承认其在伊拉克的军事培训项目是“一场失败”,但五角大楼却把责任推到伊拉克军队身上。时任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的里德·斯蒂芬中校称,美国军事顾问之所以培养不出合格的伊拉克士兵,“主要是伊拉克人对培训的抵触情绪,一些伊拉克军官甚至担心美国教官会影响自己对部队的控制,所以竭力阻挠自己的部下去接受美式培训”。结果,美军顾问只能对来到训练场的伊拉克士兵进行训练,但问题是今天来受训的学员不知道明天还来不来,结果训练自然很难形成体系,训练质量无法得到保证。”

兰德公司研究员克里斯托弗·保罗认为,缺乏作战意志是伊拉克士兵训练效果不佳的另一个原因,“衡量士兵的作战意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种种迹象显示,伊拉克士兵缺少这种意志。他们已经对美军提供的空中支援和先进武器产生依赖心理,不想自己冲锋陷阵,不希望自己流血牺牲,当然也就不想参加为打仗和流血准备的培训项目。意

志的缺失,使得美国为伊拉克军队量身定制的安全合作项目无法取得满意的效果,可美国每天却要为此支付至少100万美元”。

《军事时报》称,伊拉克官兵与美国顾问之间的不信任情绪,让训练效果难以好转。一名五角大楼官员称,伊拉克军官往往不允许美国顾问进入自己的武器库,使得美国人既不知道伊军有什么装备,也不清楚他们还需要什么,“当然更无法根据装备情况制定实际的训练教程”。他还提到,伊拉克局势的不稳定,也是影响培训效果的原因之一,从历史上看,当接受美国军援的国家处于和平状态、经济运转良好时,美国军事顾问的训练效果就会得到保证,训练出来的人员就会具备相当的军事能力,“很不幸,这些条件在伊拉克并不存在。美军顾问在那里开展的工作无法得到保证,因而训练效果也就打了折扣。”

顾问缺乏担当精神

尽管美军将培训失败的原因推到受训者头上,但分析人士发现,美军顾问也难辞其咎。美国空军退役将领道格拉斯·弗拉斯特称,派到伊拉克的美军顾问们普遍怀着“得过且过”的心理,“现行轮换制度让他们无法长期驻扎伊拉克,至多6个月,他们就会从伊拉克转到另一个国家,或者返回本土,这使得他们无法安心与伊军事当局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合作关系,也无法为当地军事人员制定长期系统的培训方案”。弗拉斯特说,“只完成手头的工作”,是大多数援伊顾问的心态,这使得他们不肯用心去了解当地军事文化和军事传统,因而很难做到因材施教,“他们能做的,只是像镜面反射那样把美军那一套照搬到伊拉克人身上,水土不服是不可避免的”。

五角大楼总检查长委托兰德公

司撰写的一篇调查报告认为,派驻伊拉克的美军顾问缺乏相应的培训技巧,是美国军事培训项目“花钱多,成果少”的另一大原因。报告称,“在被派往伊拉克之前,美国顾问人选未经严格筛选,致使多数人不具备培训资格或缺少必要的培训经验,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顾问提供给伊拉克军队的训练课目非常单一,“简单枯燥的体能训练成为培训的主要内容,受训人员每天要做的是数不清的俯卧撑和体操,而不是更实用、更急需的野战技能”。

俄塔社还揭露了美军培训项目中的腐败现象,“美军顾问在伊拉克的腐败行为比比皆是。比如,美国顾问买一个电插头花了900美元,而实际价格不过5美元;仅需1.5美元的短管,单据上的价格则到了80美元。这使得美军在伊拉克的培训项目成了某些人的“摇钱树”,他们根本不管训练效果如何”。 王权

美训练伊拉克军队“花钱多,成果少”